



曾国藩全书



文化
百科
丛书

宋涛 主编

四

上海出版社

曾國藩全書



文化百科丛书

主编 宋涛

辽海出版社



为官卷

曾国藩以德求官智语

立志当为大众谋幸福

【原文】

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，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为忧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，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。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。蛮夷猾夏则忧之，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，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，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，此君子之所忧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饥饱，世俗之荣辱得失、贵贱毁誉，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

【译文】

做人立志，应当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度量，应当有精通学养，振兴民族，开创伟业的雄心壮志。只有这样，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恩情，不愧为天地间高尚的人。故而，值得忧虑的究竟是什么？这就是以自己不如舜帝、不如周公而忧虑，以自己不专修德行、不精通学业而忧虑。于是，便会忧虑社会腐败势力的顽固不化，忧虑外敌侵扰国家，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，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惠帮助，这就是俗话说的忧国忧民，怜悯贫弱的品质。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事情。与此相反，比如那一己的成败，一家的温饱，现实生活中的荣辱得失、名誉地位等等，真正有事业心的人是顾不上为这些事而忧虑费神的。

修身治国在有大德

【原文】

修己治人之道，止“勤于邦，俭于家，言忠信，行笃敬”四语，终身用之有不能尽，不在多，亦不在深。

古来圣哲胸怀极广，而可达天德者，约有四端：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，程子之说也；至诚感神而致前知，子思之训也；安贫乐道而润身醉面，孔彦曾孟之旨也；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，陶白苏陆之趣也。自恨少壮不知努力，老年常多悔惧，于古人心境，不能领取一二。反复寻思，叹喟无已。

【译文】

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，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，这就是：“勤于政事，节俭治家，所说的话忠信可靠，行事诚恳无欺。”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。

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襟十分宽广，而达到至圣大德的，约有四种境界：笃恭修己而生出聪明睿智，这是二程的主张；精诚感动神灵而可以生而知之，这是子思的遗训；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，这是孔子、孟子、曾子、颜回的至高宗旨；欣赏大自然的美妙，吟诗作赋，而意志安适，精神愉悦，这是陶渊明、李白、苏轼、陆游的人生乐趣。愧悔自己少壮不努力，年长时常有一种悔惧萦绕于怀，对于古代圣贤的心境，不能领略一二。反复寻思，叹喟不已。

修齐治平尽在礼

【原文】

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、养其性者，不可得而见；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则一秉乎礼。自内焉者言之，舍礼无所谓道德；自外者言之，舍礼无所谓政事。故六官经制大备，而以《周礼》名书。春秋之世，士大夫知礼、善说辞者，常足以服人而强国。战国以后，以仪文之琐为礼，是叔齐之所讥也。荀卿、张载兢以礼为务，可谓知本好古，不逐乎流俗。近世张尔岐氏作《中庸论》，凌廷堪氏作《复礼论》，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。

【译文】

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其心力、修养德行，我们是不能见到了；他们修养身心，管理家庭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，全部秉持的是礼。从内部来说，如果舍弃了礼就无所谓道德；从外边来说，舍弃了礼就无所谓政务。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，而记录的书籍以《周礼》为书名。春秋时代，士大夫通晓礼，善于游说辞令的人常常能够说服人，而使他的国家强盛。战国以后，以仪式外表华美琐碎为礼，就是叔齐也要讥讽的。荀卿、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，可以称得上知晓根本，喜好古风，不去追逐流俗。近代张尔岐作《中庸论》，凌廷堪作《复礼论》，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的原貌。

读书、做官、办事，在乎德行

【原文】

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，皆我分内事也。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，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，则读书何用？虽使能文能诗，博雅自诩，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！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？朝廷以制艺取士，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，必能明圣贤之理，行圣贤之行，可以居官莅民、整躬率物也。若以明德、新民为分外事，则虽能文能诗，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，朝廷用此等人作官，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？

【译文】

明德行、做新人、办好事，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。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，认为以上三项与我们毫不相干，那么，读书还有什么用处？尽管能写文章、作诗篇，卖弄自己的高雅，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字的放猪奴才罢了！怎么能够说得上是什么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？现在，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，也是要求士人能够代圣贤立言，明白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，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，如此才能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，兢兢业业地办事而成为大众的表率。如果以为深明德行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，那么，虽然能写文章、作诗词，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、治理社会的道理，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，同用放猪奴才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效仿古人修身功夫

【原文】

细思古人工夫，其效之尤著者，约有四端：曰慎独则心泰，曰主敬则身强，曰求仁别人悦，曰思诚则神钦。慎独者，遏欲不忽隐微，循理不问须臾，内省不疚，故心泰。主敬者，外而整齐严肃，内而专静纯一，斋庄不懈，故身强。求仁者，体则存心养性，用则民胞物与，大公无我，故人悦。思诚者，心则忠贞不贰，言则笃实不欺，至诚相感，故神钦。四者之功夫果至，则四者之效验自臻。余老矣，亦尚思少致吾功，以求万一之效耳。

【译文】

细思古人修身功夫，其成效特别显著的大约有四方面：慎于独处，则心胸安泰；端恭谨慎，则身体强健；追求仁义，则人们敬慕热爱；正心诚意，则神灵钦

敬。慎独，就是说遏禁私欲，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，循理而行，时时如此，内省而无愧，成以心泰。主敬，就是说仪容整齐严肃，内心思虑专一，端恭不懈，所以说身体强健。求仁，就是从本体上讲，有爱民惜物之怀，大公无私，所以人悦。思诚，就是说内心忠贞无二，言语笃实无欺，以至诚感应万物，所以神钦。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之功夫，效验自然而至。我虽然年纪衰迈，但还想讲求此修身功庆，以求得万一之效。

独知之地，慎之又慎

【原文】

尝谓独也者，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。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，积妄生肆，而欺人之事成。君子慎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，积诚为慎，而自谦之功密。其间离合几微之端，可得而论矣。

盖《大学》自格致以后，前言往研，既资其扩充；日用细故，亦深其阅历。心之际乎事者，已能剖析乎公私，心之丽乎理者，又足精研其得失。则夫善之当为，不善之宜去，早画然其灼见矣。而彼小人者，乃不能实有所见，而行其所知。于是一善当前，幸人之莫我察也，则超焉而不决。一不善当前，幸人之莫或伺也，则去之而不力。幽独之中，情伪斯出，所谓欺也。惟夫君子者，惧一善之不力，则冥冥者有堕行；一不善之不去，则涓涓者无已时。屋漏而慎如帝天，方寸而坚如金石。独知之地，慎之又慎。此圣经之要领，而后贤所切究者也。

【译文】

所谓“独”这个东西，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。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，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会产生纵肆，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了。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，往往是真诚的。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，而自己唯恐有错的工夫就下得多了。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之差异点，是可以得到评论的。

《大学》自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以后，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，可以将其作为扩大与深入研讨的资料；日常一些琐事问题，可以加深他的阅



历与识见。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时候，已经能剖析公与私的区别；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，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。对于善事应当做，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，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。而那些小人们，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，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。对于办一件好事，唯恐别人不能觉察到，自己白干，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；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侥幸别人一定窥视到，因而改正得很不力。背地里独处之时，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，这就是欺骗。而君子，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，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；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，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。暗室之中凛然不动仿佛天神一般，主心骨坚如金石。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单独行事，要谨慎而又谨慎。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，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呀！

男儿立身，问心无愧

【原文】

盖君子之立身，在其所处。诚内度方寸，靡所于疚，则仰对昭昭，俯视伦物，宽不作，故冶长无愧于其师，孟博不惭于其母，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。足下朴诚淳信，守己无求，无亡之灾，翩其相戾，顾衾对影，何悔何嫌。正宜益懋醇修，未可因是而增疑虑，稍渝素衷也。国藩滥竽此间，卒亦非善。肮脏之习，本不迭于时趋；而遭循之修，亦难跻于先进。独是蝸守介介，期不深负知己之望，所知惟此之兢兢耳。

【译文】

大体说来，有道君子使自己有所建树，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。确实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内心，毫无愧疚之处，那么仰望苍天日月，俯视大地万物，就心怀宽松不惭不羞，所以，公冶长对于他的老师孔子没有愧对的地方，东汉的范滂没有辱没其母的教诲，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。您纯朴诚实，恪守自己的本份无求于人，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，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您的身上，夜晚独处，对影沉思，悔恨交集。这种时候，正应该加强提高修养，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，稍稍降低自己的信念。我在这里滥竽充数，无所作为，终归也不会有好结果。我一向刚正，本来就赶不上眼下的不良之习；而缓慢地学习，也难以进入高明的境界；惟有一件，那就是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，以期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，所始终追求的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。

妄念偶动，必即克治

【原文】

吾友吴竹如认识事务的功夫颇深，一事一物，皆求其理。倭艮峰先生则身体力行的学习功夫极严，每日有日课册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、一事之失、一言一念皆笔之于书。书皆楷字，三月则订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盖其慎独之严，虽妄念偶动，必即时克治，而著之于书。故所读之书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药。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，与诸弟看。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，每日一念一事，皆写之于册，以便触目克治，亦写楷书。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，亦有日课册。树堂极为虚心，爱我如兄，敬我如师，将来必有所成。余向来有无恒之弊，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，可保终身有恒矣。盖明师益友，重重夹持，能进不能退也。

【译文】

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，一事一物，都要穷究它的道理。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，每天都有日记，像一天中的一念之差、一事之失、一言一默皆有记载。一字一划都是楷字，一丝不苟，三个月合订为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至今已三十本。处世慎独，虽偶尔有些杂念，必需当时纠正，并记载下来。故而他认为，书中句句都是关系自身的良药。兹将艮峰先生日记抄三页组合给你们看看。我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的榜样，每天一个闪念一件小事，都记载下来，以便提醒自己改正过失，字体亦为楷书。冯树堂与我同日起也如此做。树堂极为虚心，爱我就像爱自己的兄长一样，尊敬我就像敬自己的老师一样，将来必有所成。我向来有无恒心的毛病，自这次写日记起，可保持终身有恒了。又有名师又有益友帮助推动，我现在是只能进不能退了。

修业自在刻苦而振拔

【原文】

少不自立，荏苒遂泊今兹，盖古人学成之年，而吾尚如斯也，不其戚矣！继是以往，人事日纷，德慧日损，不流之赴，抑又可知，夫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，仆以中材而履安顺，将欲刻苦而自振拔，谅委其难之！因作“五箴”以自创云。

立志箴

煌煌先哲，彼不犹人。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。聪明福祿，予我者厚哉！弃天而佚，是及凶灾。积悔累千，其终也已。往者不可追，请从今始。荷道以躬，与之

以言。一息尚活，永矢弗谖。

居敬箴

天地定位，二五胚胎。鼎焉作配，实曰三才。严格斋明，以凝女命。女之不庄，伐生戕性。谁人可慢？何事可弛？弛事者无成，慢人者反尔。纵彼不反，亦长吾骄。人则下女，天罚昭昭。

主静箴

斋宿日观，天鸡一鸣，万籁俱息，但闻钟声。后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，神定不慑，谁敢余侮？岂伊避人，日对三军。我虑则一，彼纷不纷。弛骛半生，曾不自主。今其老矣，殆扰扰以终古。

谨言箴

巧语悦人，自扰其身。闲言送日，亦搅女神。解人不夸，夸者不解。道听途说，智笑愚骇。骇者终明，谓女实欺。笑者鄙女，虽矢犹疑。尤悔既从，铭以自攻，铭而复蹈，嗟女既耄。

有恒箴

自吾识字，百历洎兹。二十有八载，则无一知。曩之所忻，阅时而鄙。故者既抛，新者旋徙。德业之不当，曰为物牵。尔之再食，曾未闻或愆。黍黍之增，久乃盈斗。天君司命，敢告马走。

养身要言

一阳初动处，万物始生时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。（右仁所以养肝也。）

内有整齐思虑，外而敬慎威仪。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（右礼所以养心也。）

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。作事有恒，容止有定。（右信所以养脾也。）

扩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裁之吾心而安，拨之天理而顺。（右义所以养肺也。）

心欲其定，气欲其定，神欲其定，体欲其定。（右智所以养肾也。）

斋课程

癸卯孟夏立

读熟读书十页。看应看书十页。习字一百。数息百八。记过隙影（即日记）。记茶余偶谈一则。（右每日课。）

逢三日写回信。逢八日作诗、古文一艺。（右月课。）

熟读书：易经、诗经、史记、明史、屈子、庄子、杜诗、韩文。

【译文】

少年不自立，岁月匆匆以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按古人所说的应已是学有成就的年纪了，而我仍忙忙碌碌一无所成，这不叫人忧伤嘛！从今而后，世事日益繁杂，精神日益不济，江河日下的趋势，又是可以知道的。而艰难困苦有益于智慧，安乐平顺不利于自身，我以中等资材而过着安顺的生活，现在我要刻苦向上，自强不息，请体谅这是多么的困难！故而写下《五箴》以自勉。

立志箴

伟人先贤，也一样是人。俗夫凡子，亦同为父母所生。才智福分官禄，我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！抛弃上天的给予而安逸享乐，那么凶灾就即将来临。心中悔恨万千，过去的已经过去。往者不可追，请从新开始。心中想着“道”而去身体力行。始终记住自己的誓言，一息尚存，永不食言。

居敬箴

天与地各在其位，阴阳五行孕育生命，国家礼仪祭祀仪式，实则天、地、人的道理是相通的，严谨恪守整洁身心，才是真正珍惜自身。你如不庄重不认真，就是残杀生灵和人性。因此，哪个人可以怠慢？什么事可以松弛？漫不经心的人一定一事无成，高傲自大的人一定自做自受。就算别人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亦必然助长人的骄气，别人则会瞧不起你，上天自会罚处你。

主静箴

在书房中醒来，清晨观看朝阳，天将破晓雄鸡一声高唱，万物都无声无息，只听见远处的钟声。后面有毒蛇，前头有猛兽，定下神安下心，并不惧怕，谁又敢欺侮我？岂能逃避出世，应勇敢地面对现实。只要我专心致志，不管它杂乱纷纷。忙碌半生，不能自主。如今我年龄已不小了，难道要心烦意乱以终此生？

谨言箴

花言巧语取悦人，只是扰乱了自己的心身。闲言碎语度终日，亦一定会搅乱你的精神。真正的高人从不自夸，夸夸其谈的一定不是高人。道听途说之事，只会让聪明人暗笑而没知识的人惊骇。等到惊骇的人终于明白，会说你是欺骗，暗中讥笑你的人则更是看不起你。你指天发誓而别人仍有疑心。心中的懊悔已经很多，写下这谨言以改正自己的缺点。写下箴言而又重复错误，那只能感叹你是老糊涂了。

有恒箴

自从我识字开始，经历了不少时和事情。现在我已是二十八岁了，似乎又是一无所知。以往感到欣喜并仰服的书，现在看时却不感兴趣了。旧书未看明白，又翻开新书。学习的不明，不用功，总为其他事物干扰。事过之后，再翻书学习，似乎未曾看过。知识的增加，要靠日积月累。我心里明白了，做事要有恒心。

养身要言癸卯人蜀道中作

阳气最初活动的地方，万物开始生长的时刻，不要一肚子火气，也不要满肚子怨气。以上是说讲究仁才可以保养好肝脏。

一个人独处则找找自己的差距想想自己的过失，待人接物则恭敬谨慎威严有风度。安祥而不骄傲，威严而不刻薄。以上是说讲究礼才可以保养好心脏。

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作事有恒，容止有定。以上是说讲究信用才可以保养好脾脏。

心胸开阔大公无私，顺应世上的事物，问心无愧顺乎天理。以上是说讲求义才可以保养好肺。

心要静，精神要安定，情绪要稳定，身体要平定。以上是说讲求智才可以保养

好肾。

求缺斋课程癸卯孟夏立

读应熟读的书十页，看应看的书十页，写字一百个；调整呼吸一百八十次，每天记日记，记茶余偶谈一则。（以上是每日的功课）

每过三日写回信，每过八日作诗、文各一。（以上是每月的功课）

应熟读的书：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明史》、《屈子》、《庄子》、杜甫诗、韩愈文。

砺志在于恒

【原文】

累月奔驰酬应，犹能不失常课，当可日进无已。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。余早年于作字一道，亦尝苦息力索，终无所成。近日朝朝摹写，久不间断，遂觉月异而岁不同。可见年无分老少，事无分难易，但行之有恒，自如种树畜养，日见其大而不自觉耳。进之以猛，持之以恒，不过一二年，精进而不觉。言语迟钝，举止端重，则德进矣。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，则业进矣。

【译文】

每天每月奔走应酬，还能坚持学习，才能每天都有进步。人生惟有做事有恒是第一美德。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，也曾苦力探索，终无成就。近日来天天摹写，从不间断，就觉得日新月异。由此可见，年龄无论大小，事情无论难易，只要持之以恒，就如种树养家禽一样，天天看着它长大而感觉不到。尽力猛行，坚持不懈，不过一二年，自然有无形的长进。言语迟缓，举止端重，则品德性情有长进。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，则学业有长进。

格物与诚意交进

【原文】

既自名为读书人，则《大学》之纲领，皆已身切要之事明矣。其条目有八，自我观之，其致功之处，则仅二者而已：曰格物，曰诚意。

格物，致知之事也；诚意，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？即所谓本末之物也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皆物也。天地万物皆物也，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。格者，既物而穷其理也。如事亲定省，物也；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，事兄随行，物也；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心，物也；究其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身，物也；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究其立齐

坐尸以敬身之理，即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也；切己体察，穷究其理即格物也。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谓诚意者，即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。知一句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，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

【译文】

既然自命为读书人，则《大学》之纲领，都是自己应关切重视的事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《大学》的条目有八，依我看，这人条中能使人成功的地方，也就二条而已：一是格物，二是诚意。

格物，是有关认识事物的原理的事情；诚意，是身体力行的事情。物是什么？物就是所谓本末之物。身体、精神、意念、知识、家庭、国家、天下都可以说是物，天地间万物都是物，日常的用物平日的行为也可以叫物。格是什么？就是接触事物，弄清它的道理。侍奉双亲，这是事物，穷究为什么要侍奉双亲，就是格物了。跟随兄长，这也是事物，搞清为什么要跟随兄长，这也是格物了。我的心，也是物；研究自己的心理状态，广博地考察那些道德涵养等心理状态，就是格物了。我的身体，也是物；研究养生之道，又广博地考察那些站立坐卧等养生之道，就是格物了。每天所看的书，句句都是物；联系自身来思考、认真研究其含义就是格物了。以上是认识事物的事情。所谓诚意，就是遵循自己所懂得的道理去身体力行，这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。知一句便行一句，这才是身体力行的做法。格物与诚意并进，下学上达均在此了。

读书能改变气质

【原文】

人之气质，由于天生，本难改变，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。古之精相法“者”，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欲求变之之法，总须先立坚卓之志。即以余生平言之，三十岁前最好吃烟，片刻不离，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，至今不再吃。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，近五年深以为戒，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。即此二端，可见无事不可变也。尔于厚重二字，须立志变改。古称金丹换骨，余谓立志即丹也。

【译文】

人的气质，由于天生，本来难以改变，只有读书才可以变化气质。古代精于相面的人，都说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要求得变相的方法，总需要先立下坚定的志向。就我的生平而言，三十岁前最好吸烟，片刻不离，到道光壬寅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，至今不再吸。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没恒心，近五年深以为戒，现在大小事都用恒心去做。就这两件事，可见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变的。你对于自己的厚重气质，必须立志变改。古人称金丹换骨，我说立志就是金丹。

文章之道，在于气势光明俊伟

【原文】

文章之道，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。如久雨初晴，登高山而望旷野；如楼俯大江，独坐明窗净几之下，而可以远眺；如英雄侠士，裼裘而来，绝无齷齪猥鄙之态。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，文中有气象者，大抵得于天授，不尽关平学术。自孟子、韩予而外，惟贾生及陆敬舆、苏予瞻得此气象最多，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，虽辞旨不甚渊雅，而其轩爽洞达，如与晓事人语，表里粲然，中边俱彻，固自不可几及也。

【译文】

文章写作之法，以气势宏伟、广阔，境界明朗光大最难达到，也最为可贵。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晴，登临高山之上眺望空旷的原野，有心旷神怡，气象万千之感。再如登危楼俯视大江，独自一人坐明窗下净几旁，悠然远眺，可见水天交接，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。又如豪侠英杰之士，身穿狐白裘衣，英姿雄发，飘然出尘而至，神态中丝毫没有卑下难堪的污浊之色。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境界，文章中能有这种境界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，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。除孟子、韩愈外，只有汉代贾谊，唐代陆贽，宋代苏轼，他们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多。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，俊丽宏伟的气象，虽文辞意旨不很渊博雅致，但他文章的昂扬洒脱，通达明快，如同和知书识理的人谈论，表里都美，中心和气脉都很透彻，确实不是可轻易达到的。

文章以见道

【原文】

三古盛时，圣君贤相承继熙洽，道德之精，沦于骨髓，而学问之意，达于闾巷。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，汉阳之游女，皆含性贞娴吟咏，若伊莘、周召、凡伯、仲山甫之伦，其道足文工，又不待言。降及春秋，王泽衰竭，道固将废，文亦殆殊已。故孔子睹获麟，曰：“吾道穷矣！”畏匡曰：“斯文将丧！”于是慨然发愤，修订六籍，昭百王之法戒，垂千世而不刊，心至苦，事至盛也。仲尼即没，徒人分布，转相流衍。厥后聪明魁桀之士，或有识解撰著，大抵孔氏之苗裔，其文之醇驳，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：见道尤多者，文尤醇焉，孟轲是也；次多者，醇次焉；见少者，文驳焉；尤少者，尤驳焉。自荀、扬、庄、列、屈、贾而下，次第等差，略可指数。

【译文】

夏、商、周三代盛时，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，社会安定繁荣。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心中，讲求学问的风尚，普及到市井乡间。因此那时，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，以及汉江边游玩的女子，都天性淳厚贞静，善于吟咏感受的情绪。至于象伊莘、周召、凡伯、仲山甫这些人，他们的德行完美，文才精工，自不待多说。到了春秋时期，君王的恩泽衰落枯竭，道义本身就将废弛，文章也就变化了。所以孔子目睹了人们捕获的麒麟，就叹息说：“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。”被匡人威胁，就说：“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。”于是慨然发愤，修订六经。昭示百代称王所需的法则，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。真是用心良苦之至，事业盛大之极呀。孔子去世之后，他的门徒们四方分布，不断传授，演进孔子学说。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才，有那些多见解擅著书的，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呀。他们的文章醇厚或驳杂，与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不同。掌握大道特别多的，他的文章就醇厚深沉，孟轲就是这样的人。掌握大道较多的，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。掌握大道少的，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。掌握大道最少的，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，自荀况、扬雄、庄子、列子、屈原、贾谊而后，他们撰文水平的高低次序，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。

读书不可的择**【原文】**

吾家之书，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。买书不可不多，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。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，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，不过数种：曰：“易”、曰“书”、曰“诗”、曰“春秋左传”、曰“庄子”、曰“离骚”、曰“史记”、曰相如、予云。柳于厚自述其所得，正者：曰“易”、曰“书”、曰“诗”、曰“礼”、曰“春秋”；旁者：曰“谷梁”、曰“孟”“荀”、曰“庄”“老”、曰“国语”、曰“离骚”、曰“史记”。二公所读之书，皆不甚多。本朝善读古书者，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，曾为尔屡言之矣。今观怀祖先生“读书杂志”中所考订之书：曰“逸周书”、曰“战国策”、曰“史记”、曰“汉书”、曰“管子”、曰“晏子”、曰“墨子”、曰“荀子”、曰“淮南子”、曰“后汉书”、曰“老”“庄”、曰“吕氏春秋”、曰“韩非子”、曰“杨子”、曰“楚辞”、曰“文选”，凡十六种。又别著“广雅疏证”一种。伯申先生“经义述闻”中所考订之书：曰“易”、曰“书”、曰“诗”、曰“周官”、曰“仪礼”、曰“大戴礼”、曰“礼记”、曰“左传”、曰“国语”、曰“公羊”、曰“谷梁”、曰“尔雅”，凡十二种。王氏父子之博，古今所罕，然亦不满三十种也。余于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之外，最好“史记”“汉书”“庄子”韩文四种，好之十余年，惜不能熟读精考。又好“通鉴”“文选”及姚惜抱所选“古文辞类纂”、余所选“十八家诗抄”四种，共不过十余种。早岁笃志为学，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

通，略作札记，仿顾亭林、王怀祖之法。今年齿衰老，时事日艰，所志不克成就，中夜思之，每用愧悔。泽儿若能成吾之志，将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，略作札记，以志所得，以著所疑，则余欢欣快慰，夜得甘寝，此外别无所求矣。至王氏父子所考订之书二十八种，凡家中所无者，尔可开一单来，余当一一购得寄回。

学问之途，自汉至唐，风气略同，自宋至明，风气略同；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，其尤著者，不过顾、阎（百诗）、戴（东原）、江（慎修）、钱（辛楣）、秦（昧经）、段（懋堂）、王（怀祖）数人，而风会所扇，群彦云兴。尔有志读书，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，而不可不窥数君子之门径。凡有所见闻，随时稟知，余随时谕答，较之当面回答，更易长进也。

【译文】

我家的藏书比起道光中时已多出百倍。买书不能不多，而看书不可不知道选择。如韩退之这位千古大儒，而称所钦佩的书不过数种：有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及相如、子云等。柳子厚自称他从中得到知识的书，主要有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；辅助的有：《谷梁》、《孟》、《荀》、《庄》、《老》、《国语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等。二人读的书都不算多。本朝会读古书的是高邮王氏父子，我最喜好他们，曾和你说过多次。如今看到怀祖先生在《读书杂志》上所考词的书有：《逸周书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杨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等共十六种，又别著《广雅疏证》一书。伯申先生《经义述闻》中所考订的书有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大戴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尔雅》共十二种。王氏父子的博学，古今罕见，但也不到三十种。我除了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之外，十多年来最喜好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庄子》、韩文四种，可惜未能熟读和精考。又喜好《通鉴》、《文选》及姚惜抱所撰《古文辞类纂》，我自选的《十八家诗抄》四种，一共不过十几种。早年立志钻研学问，常想将这十几种书贯串精通，略作札记，效法顾亭林、王怀祖。现在年纪大了，时事艰难，所抱的志向不能实现，夜里想起来，每每悔恨。泽儿如果能完成我的志向，将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及我所喜好的八种书，一一熟读而深入思考，略作札记，记下心得，记下疑难，那我就欢欣快慰，夜得安寝了，此外也别无所求了。至于王氏父子考订的二十八种书，凡是家中没有的，你（指儿纪泽）可开一个清单来，我会一一购买寄去。

学问之道，从汉至唐，风气略同；从宋至明，风气略同；清朝又自成一种风气，特别著名的不过有顾炎武、阎（百诗）、戴（东原）、江（慎修）、钱（辛楣）、秦（昧经）、段（懋堂）、王（怀祖）等数人，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风气，人才也不少。你有志读书，不必标榜汉学的名目，但不能不了解以上几位的治学之道。凡是所见所闻，要随时告诉我，我也随时做答，这样比起当面回答，更易于进步。

曾国藩以德求官智谋

世间有两种人物最令人仰慕，一是英雄，一是圣贤。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煊赫一时，但他最大成就处还在他的道德文章，品学修养，这正是他功名事业的根基。

为匡时救世而步入仕途

“匡时救世”，此乃曾国藩步入仕途的人生目的。

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，其功名心就很强盛。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他“锐意功名，意气自豪”。曾国藩自己也说，当时最大的心愿是“欲刻苦而自振拔”。1838年，曾氏殿试成进士，名列三甲。按清代科举常例，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，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。此后他更加努力，跻身于翰林行列，苦读十载，终于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。

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，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，只消钻钻门路，顶多做做诗赋日课，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。曾国藩来自农村，秉性淳朴，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；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，倒培养出一股“以澄清天下为己任”的志气来。

为此，他同意将名字子城改为“国藩”，即暗寓“为国藩篱”之意。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，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风一样，不鸣则已，一鸣则引来九洲的震动；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，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。

然君子立志，志在何方？曾国藩以为：“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。”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，有在内精通学养，对外振兴国家，开创伟业的壮志。他十分自信地表示：“莫言儒生终龌龊，万一雉卵变蛟龙。”决心按照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，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，实现其“匡



时救世”的远大抱负。

曾国藩还认为，要实现“匡时救世”的远大抱负，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，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；因为，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、坎坷不平的，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，要扭转国家的命运，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，困难会更大，需要各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。从而，他总结历史经验，得出认识，认为古往今来，大抵圣贤豪杰，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，都是力排万难，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。因为，“圣贤之所以为圣，佛家之所以成佛，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”。他在日记中，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：

与子序言圣人之道，亦由学问、阅历渐推渐广，渐习渐熟，以至于四达不悖。因戏称曰：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，语人曰：“吾赌则输矣，而赌之道精矣。”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，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。程子解（孟子）“苦劳饿乏，拂乱动忍”等语曰“若要熟也，须从这里过”。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。子序笑应之。

道理说得很明白，要成为一代圣贤，要达其“匡时救世”的目的，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，没有奋斗牺牲、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。进一步说，如果缺乏坚韧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，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，到头来于国家、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，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，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，甚至不复存在了。

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，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“匡时救世”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。

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，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，秩从七品以后，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。本来，凭他的学识和才能，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，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；但是为适应他那“匡时救世”的人生哲学的需要，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、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，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实足的学问家，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，应命出山。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，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，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，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，但他并不打算应命，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，具呈亮基代奏。缮就未发，接张亮基函，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，挺进东南各地，武汉失守，人心惶惶，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；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，不必死抱守制成法，应命出山而治事。于是，曾国藩毁弃前疏，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。按照中国传统习俗，父母逝世，儿子在外做官，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。然而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、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？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摺中说得明白：

今回籍未及四月，遽弃庭闱，出而莅事，不特臣心万分不忍，即臣父亦慈爱难离。而以武昌警急，宵旰忧劳之时，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。

言下之意是，守制之事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，确是很重要；但国家危难在即，我虽在守丧之时，但为国家利益、为“匡时救世”担当应负之责，即使暂时背不孝